藝文類聚

人部八　諷諫
人部九　說嘲戲

1 3
1758
6

1758
6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四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八　諷諫　諷

毛詩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夫差使行人儀問太宰嚭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

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受梗楊人賄閻沒汝寬欲諫待於庭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唯食忘憂今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饋之始至怨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

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國語曰晉平公射鵪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虞兒于徒林嬉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唐叔射鵪不得是揚吾君之

恥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乃赦之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城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禦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舍之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殺

人百姓怨吾君諸侯輕吾國汝當死罪二景公喟然
曰舍之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
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
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
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
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也
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
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

所退者五十人羣臣大悅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
固將請之漆城蕩蕩寇來不可上易爲漆耳難爲蔭
室二世笑而止又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
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
行時楚莊王欲以優孟爲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
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孫叔敖盡
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孫
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
又曰東武侯毋嘗養漢武帝號太乳毋乳毋家子孫

橫暴徙邊乳母嘗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
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疾步數還顧郭
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
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
無徙乳母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
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
主耶何敢言若王魯王聞之大慙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置殿
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
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罪

在寡人
東方朔傳曰人有煞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煞之東
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煞人一
當死也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爲重鹿賤人二當死
也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嘿然遂赦
之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
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
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
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

所執吏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阪羣臣皆偏禓推車而唐會
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
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
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
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爲侮
其臣者乎對曰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
鬬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
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
乃罷推車又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

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
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
君之長子曰以是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
黃翟黃趨而出次任座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
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
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
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父與妻
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
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

師而歸又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駒者乎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榆上有蟬高居悲鳴不知螗蜋在後螗蜋委身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螗蜋而不知彈丸在甘下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

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面原欲釀者

世說曰桓元好獵麏兎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桓道恭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元問用此何爲荅曰獵好縛人士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元曰此少差

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爲元王傅又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

家韋糊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
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維光至于有周歷世
會同王赧聽讒宴絕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賜
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
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
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
守保不惟履永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人馬
悠悠是放是馳所宏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
是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

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爲飲無爲待來茲室廣致
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及宮墻飾巧無
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賦楚荀況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
異鄉列星隕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
無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備讒口
將將仁人詘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
爲蝘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
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
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璇玉瑤琳不知佩也雜

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婤子奢莫之謀也嫫母力父莫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楚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謗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內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廓王跡之王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女豎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爲臣炊藜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多言臣復援琴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爲臣歌曰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傷君不御兮妾誰怨曰將至兮下黃泉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㊀泉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㊀泉天下之善釣者也以三尋之年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中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釣又焉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蠋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鉤利人爲

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其釣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
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
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
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矣羣生侵其澤
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
改其竿可謂强矣夫竿折綸絕餌墮鉤決魚失則夏
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
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
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

遇落葉候微颸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
泣而琴之感以未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
之泣不足繁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
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
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徹一時之
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
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
才表哉衆心日俟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
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
堙爲窮流一匱之簣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

世有豪士艹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嘗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璅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菁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響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旋璣以長謝顧萬邦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去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論魏陳王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

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嘐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舆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嘵嘵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

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鴆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鴆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荅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蟂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

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又曰宋華父督以鄙大鼎賂公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

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郜鼎在廟彰孰甚焉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慾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逸禮曰衛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

犯之者君令有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明日早朝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煞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歛於民而爲鍾則民必哀矣歛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

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呂氏春秋曰越飢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讎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飢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爲禽又曰衛靈公天寒鑿池死者春諫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後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後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鐏有敗酒將

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又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脩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亾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垂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徵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戈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

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幃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以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壹搖天下振動

奈何以天下戲

漢書曰鄧都景帝時爲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賣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斤又曰薛廣德敢直言諫爭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亦撞亾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名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莊王曰昔虞不用宮

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煞關龍逢而湯得之紂煞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曰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又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又曰楚莊

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有敢爲人臣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即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諫莊王立鍾鼓之間王左伏杨姬右擁成姬曰吾鍾鼓不設何諫之聽從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荊國亾無日矣王曰善左執從手右抽佩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從爲相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廢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懼靈公

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霊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煞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因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軛帝不從遂上隴其後頼川兵起乃廻駕而還帝嘆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

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
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
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家其
計安出帝曰卿爲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
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
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
吳志曰孫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
地佯醉不待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
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

以三爵後脩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
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表魏陳王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岨之
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令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
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
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
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
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
師於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
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

路濊洳東有待曩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恭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泰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曽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繼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陵王上讜言表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闡

衢室爰啓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爛輝紆霊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歷乾臨冬曖海鏡春亭選議釣俗觀風調紀垂聽華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寒諤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籲之美方高聖伐至乃靡衣媮食曽宇雕墉商貨浮侈田萊蕪替械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闕興規衮廢能補如此則壤詠無遠轅樂可追

晉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

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
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苞九夷
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
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
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
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

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
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廐所以
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飭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
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
以跨海內也

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
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
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
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㤼數王之朝

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
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夫
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衿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
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
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
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
知也今夫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畏
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
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蝿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
利劒鋒接必無矣

漢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
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
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
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
萬世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
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
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足迹愈多影愈
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而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
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

之至丈必過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亾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昔白起爲秦將南伐鄢都北抗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漢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序梁元帝忠臣傳諫爭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忿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洪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

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頹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扆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況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刳斮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憑血抽誠披胷見欵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亾於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

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

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惟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闕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爲君

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誚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漢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雪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吉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華陽喬樹枏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五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人部九　說　嘲戲

說

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侯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

焉取之關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晉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又曰楚子饗晉

昭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遽啓強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卒數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計有失也又曰秦惠王以女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齊宣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迎而弔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

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曰然則柰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身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又曰秦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終此兩人則可若不能終請率諸侯受命耶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羞之兼於口未嘗不分與馬衣裘無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華陽君之心乎又曰齊欲代魏魏使人謂滑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髡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蜂方出曝而鷸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蜂將爲脯蜂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

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
交兵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孰計之惠王曰善
乃止又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
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
譬之可乎楚有祠者錫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
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
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足爲
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
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殺將
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

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傾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又曰衛客事
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
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願王專事
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
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
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三年不得見
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又曰蘇秦爲楚合
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劒一人當
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爲

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掃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味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又曰酈食其說齊王

曰王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煞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煞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漢之粟萬舡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煞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忿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乃聽酈生又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煞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降羽悉令男子年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刼外黃外黃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又曰趙王

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厮養卒乃走燕壁問曰何知臣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然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直義然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遂歸趙王

東觀漢記曰隗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見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旅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

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嚴然其計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菓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孤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王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攬延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爲然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傅巽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國必危也以劉備

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

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筭無遺策今復定蜀威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於漢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娑疚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峩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為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畫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身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其鉤篡也傳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然而管仲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使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為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

也去三北之恥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煞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公其圖之

漢司馬相如諭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擾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結軌還轅東嚮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㑹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倫靡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沫

若徼牂牁鑲霊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迹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太山之封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鵬鴳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

後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枉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勝母尚能致命一飡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

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闚影何施眉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後漢馮衍說曰皇帝聖德霊威龍興鳳舉率宛業之效推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絶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因以去亾新就聖漢故易以樹

恩布德易於周洽其猶順驚風而翥鴻毛然而諸將
鹵掠至乎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
殄盡其財產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
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
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舉踵
而望者非特二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
束脩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
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吳
吾申甫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
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即方

屈民愁即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兵
革雲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乎
魏阮瑀爲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
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
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
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
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
議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
帝設爵以延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
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

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
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
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
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者
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先主起自荆州遭
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岷遂依丘陵積
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
邦合從東西倡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謂三分鼎
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

桓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
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深入其
阻并敵一向奮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劒
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
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克於府庫夫
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
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
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
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
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剡木以來

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晉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多名將未足爲踰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有亾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王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橫逆宇內所以一旦敗亾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十乘釁肆毒寇虐人神忿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晉桓㊀元與劉牢之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富貴

全其勳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躭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爲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顗書曰夫夷險相因興革逮數或廢憂而啓聖明此既音於聞見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敏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衆奮戈剪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途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荆州刺史李志書曰卿門世英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豈可屈志羈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掃天鉞田臨海蕩電飛雲黕雨合所摧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僞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闇投昔人爲誡隣蕃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歸簡

梁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聖德治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宏識遠鑒無

侯衎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
謂吞氷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
爲蕃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爲代景行師
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鬬況弟與湘雍方須叶力唯親
惟急萬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
不思久遠安臥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
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
梁㠯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
燕雀之小智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立功展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如何一旦爲奔亾之虜聞鳴鏑而股慄對穹廬以屈
膝又何劣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
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陴豈不愴
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

嘲戲

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扃少進
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
奔也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

寡人反取病焉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謗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溫溫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燕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辯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喻當世伏觀陛下

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邵公爲丞相孔仁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莊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子慶忌爲期門上乃大笑

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假臥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

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魏略曰丁謐父斐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時饒愛之太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後太祖調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又曰太祖請會啁王朗曰飲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蜀志曰張裕饒髯先主嘲之曰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髯故裕云此也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王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當爾耶

吳志曰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啁闞澤澤不能荅薛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爲郎中嘗爲之言卿好於衆中面陳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恃宴權乃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至死當出閤感惟威霊不能不顧耳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楨郭落帶其後師友欲借取

以爲像因書調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汚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讌見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調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郤詵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崐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吾與戲耳

晉中興書曰刁彝於桓溫坐嘲韓博博曰君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博誤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文士傳曰秦據朝沙門干法龍曰今大晉（宏）廣天下

爲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
清波隨太陽濯春華而獨上遠父母之恩下失夫婦
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
顧愷之家傳曰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
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使君曰居家者遇物
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
語林曰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旅劉調
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旅女荅曰丈夫何不
跨馬揮鞭而牽船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索祥草中
食見一嫗將二兒過並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

荅曰兩猪共一槽又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
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棄之元度爲之作賓主相
對真長歎曰元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又曰鍾雅
語祖士言我汝頼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
祖曰以我鈍槌打尔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何可得打
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又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
問卿何處人荅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
西王母不恭靜荅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
東王公太傅大愧又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
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荅曰臣位未及扶醉未

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疏取語於是爲
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
樂教耶庾曰方樂冷耳周曰何乃刺畫無鹽以搪突
西施耶又曰諸葛瑾爲豫州別駕云小兒知談卿可
與語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
咄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云昔唐堯在
上四凶在下荅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又曰鄧艾口
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爲是幾艾鄧
荅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又曰桓南郡出射有劉參
軍與周參軍同用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
起不破我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
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
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
二稱謝未即荅郝參軍荅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
草謝公殊有愧色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月明淨
歎以爲佳謝景重荅曰意謂不如有微雲點綴太傅
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耶又曰荀
鳴鶴陸士龍二人俱會張茂先坐共語陸曰雲間陸
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

張爾弓敦爾矢荀荅曰本謂是雲龍騑騑乃是山鹿
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年時已老諸佐郎並
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嫻母承天曰卿當云
鳳皇將九子嫻母何言邪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
鄙無識始與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
心其意若何義基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詩晉李充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
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辰不我俱中濶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
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
晝與永念遥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
示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客難漢東方朔荅客難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
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
慕聖主之義自以爲智能海内無雙則可謂博聞辯
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
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
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
以兵得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人

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
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
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
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雖
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
之世曽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漢楊雄解嘲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
紀析人之珪儋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
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㤅金門上玉堂有日
矣曽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王下談公卿顧默
而作大元五千文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入
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擢纓給事黄門楊子笑而應之
曰客徒欲朱丹乎輟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
周網解結羣鹿爭佚士亾常君國亾定臣得士者富
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
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皐陶戴
纚垂纓而談者皆以爲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
夷吾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
之涯渤海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

宏達堂校梓

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
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攖拳者亾默默者存
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㊀知默守道之極
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
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
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
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
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
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顏雖其人贍智我亦會
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
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
後漢班固賓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
哲治世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
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
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
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
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
世雖持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
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
窔音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

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當此之時搦枋磨
鈍鉛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
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爲榮
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
名不可以僞立韓詒辯而徵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
既遭其身乃囚秦貨既責厥宗亦墜方今大漢洒掃
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
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
之如春譬猶夫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
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竇曰若夫鞅斯之倫

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
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
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
周望兆動於渭濱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
能建必然之册展無窮之勳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
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擅巧於
斧斤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邇自娛於斯文下
後漢崔駰達旨曰往者楊雄設言客有難元之尚白
應以戰國之士若范蔡鄒衍垂纓相傾誰曜諸侯以
干濁世之寵或人亦有覩我之澹泊故比方昔問以

難余余略依前訓以報焉或說已曰今子韜韞六經
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步卿相之庭
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已退不瀆於庸人獨
師友道德合符囊真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
宜道貴從凡荅曰有是乎苟欲免吾以世路不知其
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含威而皐陶謨高祖嘆而子
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道
從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今聖上
之肓斯民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
仁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

悉登壇而擾慶叫呼衙鬻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
曝智曜世固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後漢崔寔荅譏曰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賡哲
也必將振民嫗德弭難濟時故或階勝以納說或桎
梏而不舜或擊角以自衒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
策從動績克章撱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
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元勵節縹霄抗志浮雲
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
富而困貪慕容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荅曰子徒
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

機穽之路鳳皇翔于寥廓故飾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脅種遂功身乃鑊鬲觀天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吞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殫世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鴈刀披文食豢乃啓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濟尔無求沉緡濟壑棲息高㠯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後漢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叙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據巧踔機以忘其危夫花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瞑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麒麟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願榮未副從而顛踣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

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定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氷踐露知暑

魏陳琳應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揔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剥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羣姦使已蒙尊省之誚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捐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謫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嫰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

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妓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爲封妣幽鴈帝后强以暴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主君以寬(宏)爲宇仁義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壽故當其聞管籥之声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推畏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讜言賤巧僞慮不

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訾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六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人部十　言志

言志

尚書曰詩言志禮記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樂亦至焉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論語曰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顏回曰願無伐善

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又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
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葉公問
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子路曾
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
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者之撰子曰何傷乎
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
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
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
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振於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

由當一隊而敵之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連接促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釋患惟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遵之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洫不越鑄兵刃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憮然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焉

孝經鉤命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史記曰陳涉嘗與人傭耕輟耕於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乎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

漢楊雄自叙曰雄爲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飾以徼名當世無檐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東觀漢記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後漢書馬少遊謂其從兄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又曰馮衍有大志不戚戚於貧賤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又曰班超字仲叔家貧傭書以供養久乃投筆而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又曰梁竦字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其意登山遠望嘆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閑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又曰仲長統字公理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鉤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張璠漢紀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

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賓常滿罇
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吳書曰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閑居每日願得
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肥置兩頭反覆沒飲之
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晉中興書曰畢卓爲吏部中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
左手持蟹螯柏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詩魏陳思王曹植詩曰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
鸞失其儔還從燕雀居
阮籍詠懷詩曰天地烟煴元精代序清陽曜霊和氣

容與於赤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
沅湘託介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又曰月明星稀
天高地寒嘯歌傷懷獨寤寐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飡
世無嘗草令我哀歎又曰河上有丈人緯蕭棄明珠
甘彼葅藿食樂是蓬高廬豈效纕紛子良馬騁輕輿
朝生衢路傍夕瘞橫街隅歌笑不終宴俛仰復欷歔
鑒茲二三者憤滿從此舒又幽蘭不可佩朱草爲誰
榮修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又曰駕言發魏都南向
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
處高蓼歌舞曲未終秦兵復已來又曰木槿榮㊀墓

煌煌有光色白日頹林中翩翩零路側蟋蟀吟戸牖
蟪蛄鳴荆棘蜉蝣玩三朝采采循羽翼又曰一日復
一日一夕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臨觴多
哀楚思我故情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又曰鴻
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
飡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託身青雲中網羅不能制豈
與鄉曲士携手共言誓又曰鸤鳩飛桑榆海鳥運天
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栖樹
枝下集蓬蒿間上遊園囿離但爾亦自足用子爲追
隨又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霍零落

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又曰天馬出西北
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皐蘭
凝霜霑野草又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
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
來歸反願望三河黄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
行道失路將如何又曰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
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
風振山岡元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鵾鴈發哀音素
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又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
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

思㊀墓蔽山岡萬世同一時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
之又曰徘徊逢池上還顧望大梁渌水揚洪波曠野
淒茫茫又曰㊁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
中路將安歸又曰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
遊子俯仰乍浮沉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
年術可用慰我心又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
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又
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
襟孤鴻號外野翔鳥歸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
心

晉傅㊀雜詩曰閑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
應㊁景招不來厨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
與富貴爲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晉張翰詩曰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
黃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又東鄰有一
樹三紀栽可拱無花復無實亭亭雲中竦隱翳不爲
巢短翮莫肯任又忽有一飛鳥五色雜英華一鳴衆
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搖羽翼百鳥互相和
晉張協詩曰饒蘆奏瓊播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
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又曰此鄉非吾

地此郭非吾城折衝鐏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
稱拙速乃垂名
宋謝靈運憶山中詩曰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
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斷絶雖殊念俱爲歸慮款又
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
宋謝惠連詩曰夕坐苦多慮行歌踐閨中房櫳引傾
月步檐結春風
宋鮑照雜詩曰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
士飛步遊春宮側視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
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貶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
務乘障遠和戎解珮襲犀渠卷帙奉盧亏始願力不
及安知命不終
齊謝朓冬緒羈懷詩曰去國懷㊀園入遠滯城闕寒
燈耿宵夢清鏡悲曉髮風草不留霜氷池共如月
梁江淹效阮公詩曰歲暮懷感傷中夕弄清琴戾戾
曙風急團團明月陰愁雲出北山宿鳥驚東林誰謂
人道曠憂慨自相尋㊀知霜雪後獨見竹栢心又曰
十五學詩書顏華常美好不逐世間人鬬雞東郊道
富貴如浮雲金玉不爲寶一旦鴟鳩鳴嚴霜被勁草

宏達堂校梓

志氣多感失泣下霑懷抱又曰夕雲映西山蟋蟀吟桑梓零落被百草秋風吹桃李君子懷苦心感慨不能止駕言遠行遊驅馬清河涘寒暑更進退金石有終始光色俯仰間英艷難久恃

梁吳均詠懷詩曰僕本報恩人走馬救東秦黃龍暗迢遞青泥寒苦辛野戰劒鋒盡攻城才智貧唯餘一死在留持贈主人又曰元淑勢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風白雲上挂月青山下心中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周庾信詠懷詩曰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蕭索無貞氣慷慨頓悲襟變色松竹且悲喑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又曰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昔說東陵侯唯見瓜園在又曰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已恩直言殊可吐寧知炭欲吞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又曰周王逢鄭忽楚后值秦冤梯衝已鶴列龔馬忽雲屯武安擔苑振昆陽猛獸奔流星夕照境烽火夜燒原古獄饒冤氣空亭多枉魂天道或可問微子不忍言又曰蕭條亭鄣遠

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秋風別蘇武
寒水送荆軻唯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隋顏之推古意詩曰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王
賜顏色出入章華裏作賦凌屈原讀書誇左史數從
明月讌或侍朝雲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緑芷歌舞
未終曲風塵闇天起吳師破九龍秦兵割千里狐兎
穴宗廟霜露霑朝市壁入邯鄲宮劒去襄城水不獲
殉陵墓獨生良足恥憫憫思舊都惻惻懷君子白髮
闚明鏡憂傷没余齒又曰寶珠出東國美玉産南荆
隋侯曜我色卞氏飛吾聲已加明稱物復飾夜光名

驪龍旦夕驂白虹朝暮生華彩燭兼乘價直距連城
常悲黃雀起每畏靈蛟迎千刃安可捨一毀難復營
昔爲時所重今爲時所輕願與濁泥會思將垢石并
歸真川岳下抱潤潛其榮
賦後漢馮衍顯志賦曰馮子以大人之德不碌碌如
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翱翔與時變
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精宇宙流目八
紘恥鬱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
開歲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軫新
豐兮徘徊鎬京凌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

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陟九嶷而臨巖辟聽涇渭之波聲崴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而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陟隴山以踰望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與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奥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珮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食五芝之茂英嘉孔(已)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榮(元)德與道其孰能寶名與身其孰親

後漢班固幽通賦曰系高頂之(元)胄兮氏中葉之炳

靈飆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干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覩幽人之髣髴惟天地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昔衛叔之御昆兮爲寇而喪予管鬻孤欲斃雛兮雛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弔于由吉兮主膺慶於所感叛迥穴其若茲兮比叟頗識其倚伏宣曹興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誄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所貴

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異而齊聲木偃息以藩魏兮申重蠆而存荆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願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歿世而不朽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匪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隣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宣祚于異代

魏陳王曹植㊀暢賦曰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受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㊀暢夫何希世之大人釐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目綴三代之維綱僥余生之倖祿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卨降合頴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鐫思黃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盩結而延佇志鵬舉以補天蹴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攻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逞邁之短脩取全真而保素㊀宏道德而爲宇築無怨以作藩播慈惠以爲圃耕柔順以爲田不媿景而慙魄信樂天之何欲逸

千載而流聲超貴黎而度俗又幽思賦曰倚高臺之
曲嵎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霽而夕陰
顧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
鶴乎北林撫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
歎息寄予思於悲絃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
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魏劉楨遂志賦曰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
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馬于路後車低昂愴
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日於朝陽釋
蒹棘之餘刺踐櫝林之柔芳皦玉綮以曜目榮日華
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
(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礰礰以廣其心伊
天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於東隅掣叛臣
乎南荊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繫而不行揚洪恩於無
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莫以無爲(元)道穆以普將翼
儁乂於上列退仄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蕪蔵託蓬廬
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魏丁儀厲志賦曰覽前志而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
疲駑而才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在賤善射
而隕殘羨首陽之遺譽憎千駟之餘訕宗舍藏之偉

節薄鼎角之自干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鑒
登險之敗績顧清道以自閑瞻亢龍而懼進退廣志
於伐檀雖德厚而祚卑猶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
自燒兎亦取斃於豪翰援大雅以爲戒眺龔勝而自
歎嗟世俗之參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
真僞以紛錯穢杯盂之周用令瑚(連)以抗閣恨騾驢騙
之進庭屏騏驥於溝壑疾青蠅之染白悲小弁之靡
託惡晨婦之蒙厚痛三代之見薄惟受性之樸拙亮
未達乎測度顧鍾子之既沒牙輟絃而不作敦三思
之彌憤動循墻之茲恪勉夕改以補朝履日新而晦

昨
魏韋誕叙志賦曰胤鴻烈之未流蒙祖考之餘德奉
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辯
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寐以歎
息思損已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罔羣士於行職雖
固陋之無用猶收録而序飾(歷)文武於機衡擁大璫
於帝側隨倫儕以按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
憤心夕惕以愧恩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卿士奏
朝請於朔望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
其如馳微奇功以佐時徒曠官其何爲匪遜讓之足

殉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於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晉夏侯惇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
思縱慾以求歡苟抑沉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
貴夫善善信循道以從法何世路之迍蹇始絜操以
迄今每適道而靡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
恒戰戰以矜慄杜穢囂而防微斂規節以踐跡與天
鑒之佑誠勤恭肅以端厲常苦心而勞形桑榆掩其
薄沒既白首而無成世務多故吾固甘夫無爲名不
足以爲尚空勞穢以自卑永無事以安神故幸殁之
無知

晉棗據表志賦曰據忝職門下在帷幄之末與羣士
斜齊登玉陛待日月久矣出爲冀州刺史犬馬戀主
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言因而賦之曰過承
嘉惠擢身泰晨俯躡丹墀仰承三辰當樂夏之颯南
蒙朱陽之和仁接鳴鸞之垂翼因神虬之光鱗浮眇
末之纖質濟吾身於天津邈盧敖之所涉階多士之
遺塵登九垓之虛軼覿汗漫之威神情飄飄而凌雲
意髣髴于真人扶搖薄於懸圃增城巍以嵯峨被羽
衣之飛飛握若蕙之芳華跗紛之絶軼攀大椿之
踈柯意翹翹而慕遠思濯髮於天波悲落葉之思條

情戀戀於昊蒼懷聖德之㊀施情慘切而内傷感有
莘之媵臣願致主於陶唐
晉潘尼懷退賦曰伊疇昔之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
循塗而投軌遡翔風以理翮與雲霧之可憑希天路
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羈以服役困吳坂之峻
岨畏鹽車之嚴筴嗟遊處之弗遇冥鬱悒之難任背
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斂迹焉遊豫
以娛心傳釋板以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以全
質達兼利以濟時聊安志於枉史由抗迹於嵩箕理
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虚以託談遂逡巡
而造辭
晉傅咸申懷賦曰何天施之㊀普周羌礫於瓊瑛備
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羣英鸞
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馨德音光宣我
累厥聲豈伊不媿顧影慙形雖自百於殞越懼恩隆
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
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貌榮而忘替實結戀之有違忍
厚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
縣乎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悽惻兼懷
憂慮寔深雍可南面千載晞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

莫斯之任求仁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烏之至情竭歡敬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永收迹於蓬蘆

晉曹攄述志賦曰慕浮雲以抗操毓簞食之自娛羨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疏哀夫差之溷惑詠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沉悴痛屈平之無辜嘉沮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緯明哲之所經微見機而遂逝比舍生而親名道殊塗而同歸要踰世而並榮辭拘忤於焚廩孔怵惕於陳匡紛迪蹇之若斯何遭運之可常情怳惚以回迷夢乘雲而飛颺駕

麟鳳之靡靡載龍旂之洋洋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永望承聖詰而砥礪奮羽儀而翱翔被蘭芘之芳華帶鍾山之玉英飾吾冠之岌岌美吾珮之玲玲悲盛衰之迤邐情悠悠以紆結攬萱草以掩淚曾一歡而九咽

晉陸機遂志賦曰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何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

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虛温敏雅人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武定鼎于洛汭胡受罪於汝墳繇鳴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震苟天光之所炤豈舜族其必陳厭禋祀於故墟饗禴祭于東鄰禰八葉而松茂舞九韶乎降神系羲叟於海曲表滄流以遠震仰前蹤之綿邈豈孤人之能胃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傳栖巖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蕭網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傾覆於楚魏亦陵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劒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糺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呈擬遺迹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又懷土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㊀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

耿綿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惋憒
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
江介寄瘁貌於海曲玩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
伊躑躅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栖鳥於南枝弔離
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以解顏甘堇荼於
飴茂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與而不言
梁元帝(元)覽賦曰歲次旃蒙月建司空變斁賓之呂
扇廣莫之風蕭子褰帷九水作牧三宮乃盱衡而言
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唯地爲厚唯王國之粤羲皇
之握鏡實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宏)九職於三
令惟天縱於副后踰啓誦而爲首既論儒而肅成復
斷獄於長壽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魏正元而分
邑吳太平而定中鎮鱗山之崔嵬傍龍迹而穹窿將
遊目於五湖夕結覽於姑蘇臨閶門之跨水聳重闕
而開都觀泉亭之涌波窟巍巍而裁張素蓋而縈
洲嶼馳白馬而赴江池登舜橋而延首暇禹井而淹
留御史之牀猶在督護之門不修詳夫皇王爰處本
無定所堯都平陽舜在冀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
知黃旗紫蓋域中爲大天地之所合風雲之所會爰
八命而建旟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覆緹幕

於熊車經釣臺而高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
襲爲黃塵之一(上)臨章華而留眄見舊楚之悽凉試
極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渚宮也夾江帶阡布
濩井田通達交逵高門接連人腰水心之劒家給火
耕之田爾乃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三巴黃甘千戶朱
橘列高晏於城隅駐五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
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綿駒蘭釭夕燃合璧斜天照
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初蓮奉信珪而入朝驅駿駟
而乘軺既總司於戍旅亦兼飾於豐紹幼墳籍以自
娛迄方今而不渝雲氣芝英之簡懸釰倒雉之書擬

河獻之留真希(沿)于之席珍臨秋水之至樂登春臺
而自欣鑿戶牖而長望混木鳶而兼陳嗟今來而古
往聊絶筆於獲麟又言志賦曰天文既表人文可觀
知負扆之來易信握鏡之云難差立極而補天驗璧
合而珠連有庖羲之八索稱朱襄之五絃聞夏王之
鑄鼎重農皇之播田雖車軌之未同亶彌媿於棟隆
戮封豕於海内斬長狄於區中懷宿昔之璵璠並來
遊於菟園悲元瑜之已逝歎霊光之獨存想延賓於
北閣因直酒於南軒聞鶯鳴而懷友聽長笛其何言
夙有尚於清靜叨再入於鄢郢東窺文命之穴南望

鴻崖之井遂撫運而登庸謬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每求衣於未明召司烜而照夜觀執珪而滿庭誠雖休以勿休寔吉酒之忘憂絕何楊之妙舞廢綿駒之善謳彼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桎何用於黃金案宁勞於青玉爾乃高步北園用蕩囂煩桂偃蹇而臨棟石穹隆而架門對灌木之修聳觀激水之飛奔澗不風而自響天無雲而晝昏聞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霑衣況登樓而作賦望懷海而思歸

晉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

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亦足以暴於天下也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

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
遊說遂不於理奉拳拳之忠終不自列交遊莫救視
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
不然乎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
所以隱忍苟活身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鄙沒世而
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
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
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僕
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
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
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是以就
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
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
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
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素餐之責又

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㊀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田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地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頃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

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徐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沸軍書輳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矣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流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損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撰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又荅陳思王曹植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

之迤邐也奉至尊然後知百里之卑徼也身賤犬馬
德輕鴻毛至乃歷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檻檻於前
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侍平原
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頴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
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
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襟懷眷
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幷山
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濵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
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贊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

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
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
實蕩鄙心秦箏發徵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
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
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
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
作者之師表也

晉羊祜與從弟書曰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
爲愧大命既隆唯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
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

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爲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以責邪跡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

晉劉琨荅盧諶書曰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當檢括遠詠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講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處惃憤雲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推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歡豈由疾疹彌年而欲以丸銷之爾夫才生於世而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無緣得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離索之日不能不以悵恨爾

齊謝朓與王儉書曰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閎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投緡捨築欝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已降參差萬緒或跡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寡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

之峻絶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偉長之淹祥㊀宏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並純神絶景狗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曖然揣而論之寔山河之不肖者也

梁簡文帝荅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遑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若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足訾粟斯容與自憙亦復言軒義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梁王僧孺與何遜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悵且或吟誼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綱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饑寒非有奇才絶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摊十

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
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
能及除舊布新渚罽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王一旦
部武帳仰文幄備珮佽之杜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
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
基薄牆高塗遙力躓司隸憟憟思得應弦譬懸厨之
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飴鸇雖事異鑽皮文
非次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
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紓好生之施
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所謂還睨斗極追風奉高蓋士
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外無奔走
之友內乏疆近之親是以媾市之徒隨相媒蘗一朝
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
貧李流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扣其悲曲又迫以
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露鋪
草色風摧樹影寒蟲夕叫舍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
雜黃紫而俱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
履足差肩摛綺穀之清文談希夷之至道唯吳憑之
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質憐此行乞爾又荅
江(玭)書曰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

等蠲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
倫譬享海鳥以醪醪嘉膳栖林狖以崇楹曽捴苟非
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離訴棄宴實濯然豈復能
使一笥可輕八厨斯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汙望影析
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臥石籍卉班荆不過田畯野
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羹粢哀然滿
腹寘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
聲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況復詠高梧
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
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二十六
卷終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七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人部十一 行旅

行旅

爾雅曰征邁行也

易曰天行健又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又曰利有攸
往

毛詩曰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彷徨
而不忍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厭公東征三年

而歸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又曰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又曰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
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
北岳
左氏傳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又曰先王北征五年歲襲其祥祥習乃行又曰行李
之往來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又曰凡公行告于宗
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又曰君行師從卿行
旅從又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迹焉
禮記曰行則有隨立則有序行則無隨則亂於行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駕昌寓
驂乘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又曰黃帝遊乎赤水之池登於崑崙之丘又曰適百
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家語曰齊人歸女樂魯君觀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絕漳水西征賓于王母天子
觴西王母瑤池之上

史記曰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山行乘橇泥行乘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又曰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又曰秦始皇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丹陽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傍海北至琅琊

漢書曰武帝行幸雍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又曰行幸至甘泉宮賓禮外國客又行幸東海獲赤鴈又武帝南巡至盛唐祀虞帝於九疑祭天柱山自潯陽浮江斬蛟江中遂北至琅邪傍海而還所過名山大川又曰張騫爲郎募使月支匈奴留之十餘年騫持漢節不失西走大宛抵康居傳至大月支王從月支至大夏窮河源廣地萬里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

詩古詩曰驅車遠行役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魏文帝詩曰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徉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鬱鬱多愁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又於明律作詩曰遥遥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戀

所生驅車出北門遙望河陽城

魏陳王曹植雜詩曰悠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又曰游魚潛渌水翔鸞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魏阮瑀詩曰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傷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嘆息憂憂安可忘又曰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霑裳衣

晉王讚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

晉張協詩曰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二五圓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

晉陸機赴洛詩曰總轡登長路鳴咽辭密親借問子何爲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又曰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㊁按轡遵平莽夕息抱景寐朝徂銜思往又尸鄉亭詩曰東遊觀輦洛逍遙㊂墓間秋草蔓長柯寒木入雲烟發軫有夙晏思駕無愚賢

晉湛方生帆入南湖詩曰彭蠡紀三江廬岳王衆阜
白沙淨川路青松蔚巖首此水何時流此山何時有
人運互推遷茲器獨長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後
又還都帆詩曰高岳萬丈峻長湖千里清白沙窮年
絜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流水有千載貞寔言賦新
詩忽忘羈客情
晉成公綏詩曰洋洋熊耳流巍巍伊闕山高岡碣崔
嵬雙阜夾長川素石何磷磷水禽何翩翩遠涉許潁
路顧思邈綿綿欝陶懷所親引領情緬然
宋陶潛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曰閑居三十載
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叩枻新秋月
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宋謝靈運入東道路詩曰整駕辭金門命旅惟詰朝
懷居顧歸雲指塗泝行飈屬值清明節榮華感和韶
陵隰繁緑杞墟圃桑紅桃鶯鶯羣方雊纖纖麥垂苗
隱軫邑里密緬邈江海遼滿目皆古事心賞貴所高
魯連謝千金延州權去朝行路既經見願言寄吟謡
又之郡發都詩曰述職期蘭署理棹變金素秋岸沉
夕陰火昊圍朝露辛苦誰爲情遊子值顛暮生幸休
明時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璧徒垂魏王瓠從來漸

二紀始得傷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絶賞心悟又發石
首城詩曰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雖抱中孚交猶
勞貝錦詩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
貸遂兼茲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曽颸重經平生別再
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遥遥萬里帆茫
茫終何之欽聖若旦暮懷賢亦凄其皎皎明發心不
爲歲寒欺又七里瀨詩曰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石淺水濺淺日落山照曜又初往新安桐廬口詩曰
感節良已深懷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伸百代意
既及冷風善又即秋水駃江山共開曠雲日相照媚

景夕羣情滿對玩咸可意又夜發石關亭詩曰隨山
踰千里浮谿將十夕鳥歸息舟楫命行役亭亭曉月映
冷冷朝露滴又彭蠡口詩曰春晚緑野秀巖高白雲屯
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又
初發入南城詩曰弄波不輟手玩景豈停目雖未登雲
峰且以歡水宿又往臨川郡發石頭城詩曰越海陵三
山遊湘歷九疑欽聖若旦暮懷賢亦凄其

宋顔延之北使至洛詩曰振楫發吳州秣馬陵楚山
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旦夕望三川

伊洛絶津濟臺館無尺椽空階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宋鮑照還都道中詩曰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荆州絶目盡平原時見遠烟浮又從臨海王西鎮發新亭詩曰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攀龍不待翼附鵾絶塵冥梁珪分楚牧羽鷁指全荆狐兎懷窟志犬馬戀主情又登黃鵠坂詩曰適郢無東轅過夏有西浮三崖隱丹陛九派引蒼流淚竹感湘別荆珠懷灊遊又還都在路詩曰夕聽江上波遠極千里目寒煙警窮谿爽氣起喬木又至竹里詩曰複澗隱松聲重崖伏雲色君子樹令名細人効命力不見長波水清濁俱不息

齊劉繪入琵琶峽望積布磯詩曰江山信多美此地最爲神以茲峯石麗重在芳樹春照爛虹蜺雜交錯錦綉陳却瞻了非向前觀已復新翠微上巖景青莎下拂津

齊謝朓和劉繪琵琶峽望積布磯詩曰昔餘侍君子歷此遊荆漢山川隔舊賞朋僚多雨散惆悵懷昔踐髣髴得殊觀賴紫共彬駮雲錦相凌亂又晚登三山望京邑詩曰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蒙

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諠鳥覆春洲
雜英滿芳甸又休沐重還道中詩曰還邛歌賦似休
汝車騎非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
葉復依依田鵠遠相叫沙鳩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
表吳岫微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齊孔稚珪旦發青林詩曰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
二旬儉已滿三千耻未央草雜今古色巖留冬夏霜
寄懷中山舊舉酒莫相忘
齊劉瑱上湘度琵琶磯詩曰茲山挺異孽孤起秀雲
中陂池激楚浪紛糺絕宛風煙峯晦如畫寒水清若

空頡頏鷗舞白流亂葉飛紅
梁簡文帝經琵琶峽詩曰百嶺相迂蔽千崖共隱天
橫峯時礙水斜岸或通川
梁孝元帝經巴陵行部伍詩曰涉江望行旅金鉦問
綵游水際舍天色虹光入浪浮柳條恒拂岸花氣盡
燻舟叢林多故社單戍有危樓
梁范雲述行詩曰振策出燕代驅車背朔并翩翩朱
蓋轉蕭蕭良馬鳴
梁劉孝綽還渡浙江詩曰季秋弦望後輕寒朝夕殊
商人泣紈扇客子夢羅儒憂方自難遣況復阻川隅

一宏達堂校梓

日暮愁雲合繞樹噪寒烏濛漠江烟上蒼茫沙嶼蕪
解纜辭東越接舳驚西徂懸帆似馳驥飛棹若驚鳧
言歸遊俠窟方從冠蓋衢又久逗繁昌浦詩曰日入
江風靜安波似天流暮烟生遠路夕鳥赴前洲又月
半夜泊鵲尾詩曰客行三五夜息棹隱中洲月光隨
浪動山影逐波流

梁劉孝儀帆渡吉陽洲詩曰揚帆乘浪華噪鼓揚風
力近樹倏而遐遥山俄已逼欲比驚龍掣將頓陽烏
翼客行悲道遠唯須前路極

梁劉孝威帆渡吉陽洲詩曰江潮凌晚急鉦鼓候晨
催幸息楫人唱聊望高帆開聯村倏忽盡循汀俄頃
迴疑是傍洲退似覺前山來將與圖南競誰云勞泝
洄

梁江洪詩曰日沒風光靜遠山深無雲潮落晚洲出
浪罷沙成文挾琴上高岸望月彈明君去家未千里
斷絶怨離羣

梁吳筠酬鮑畿詩曰振棹出江湄依依望九疑欲謁
蒼梧帝過問沅湘姬折荷縫作蓋落羽紡成絲吾行
別有意不爲君道之又憶費昶詩曰皎皎日將上獵
獵起微風山沒清波内帆在浮雲中直趣珠星北斜

開碧海東故人若思我當念離根蓬又使廬陵詩曰
悵然不自悟端憂坐漠漠風急鴈毛斷氷堅馬迹落
客子鑛寒多江上衣裝薄何當報恩罷驅車還北郭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曰長川杳難即四望四無極
安流寧可值憤風方未息危帆渡中懸孤光岩下晃
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莫恨東復西誰知迂且直
故鄉相思者當春受顏色獨寫千行淚誰同萬里憶
梁何遜度連圻詩曰客子行行倦年光處處華石蒲
生促節岩樹落高花又還度五洲詩曰瞻言還九派
迴艫出五洲蕭散烟霞晚清淒江漢秋沙汀暮寂寂

蘆岸夕修修又富陽浦口和朗上人詩曰客心愁日
暮徙倚空望歸山煙歛樹色江水映霞輝獨鶴凌風
逝雙鳧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
梁虞騫尋沈約夕至嶼亭詩曰命楫尋嘉會信次歷
山原捫天上雲紆磴石下雷奔澄潭寫度鳥空嶺應
鳴猿榜歌唱將夕商子處方昏
梁王筠遊望詩曰晨登黃馬坡遙望白龍堆風威盡
撩折路險車輪摧
梁朱超泊巴陵詩曰月夜三江靜雲霧四邊收淤泥
不通挽寒浦勞客舟迴風折長草輕氷斷細流古村

空烈樹荒成久無樓

梁庾肩吾舟中寒望詩曰日暮敝扉舟曾氷合駃流雪照齊君履寒入楚王裘

周王褒始發宿亭詩曰送人亭上別被馬櫪中嘶漠漠村煙起離離嶺樹齊落星侵曉沒殘月半山低又和趙王途中詩曰飄風飄映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翊陣廻風即送師峽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遥可望廻鞍念此詩

周庾信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曰校尉始辭國樓船欲渡河輶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觀濤想帷蓋爭

長憶干戈雖同燕市泣猶聽趙津歌又入彭城館詩曰襄君前建國項氏昔成稜鴈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圍年代殊珉俗風雲更盛衰水流浮磬動山深喧狖飛夏餘花欲盡秋盡燕將稀槐庭垂緑穗蓮浦落紅衣又詩曰飛蓬損腰帶秋髮落容顏寄言舊相識知余生入關

陳陰鏗和傅郎歲暮還湘州詩曰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征棠枯絳葉盡蘆凍白花輕戍人寒不望沙禽廻未驚湘波各深淺空軫念歸情又晚泊五洲詩曰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

戍樓因礎險村路入江窮水隨雲渡黒山帶日歸紅
遥然一桂觀欲輕千里風又夜發詩曰夜江霧裏闊
新月迴中明溜舸唯識火驚鳧但聽聲勞者時歌栲
愁人數問更

賦漢劉歆遂初賦曰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
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責讓深切為朝廷大臣所
非求出補吏後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經歷故晉之
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得元武之嘉兆守五原之烽
燧馳太行之岩防入天井之喬闕望亭燧之曒曒飛
旗幟之翩翩迴百里之無家路修遠之綿綿勒漳寒
而固守奮武靈之精誠攄趙奢之策慮威謀完乎金
城

後漢班彪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
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飛雲霧之杳杳
涉積雪之皚皚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恨以傷懷攬
余涕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
嘆其誰訴

後漢曹世叔妻班氏東征賦曰惟永初之有七兮余
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遂去
故而就新兮志愴恨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

遲而有違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

後漢蔡邕述行賦曰余有行于京洛遘淫雨之經時塗迍邅其蹇連淹汙滯而爲災聊(宏)慮以存古宣幽情而屬詞行遊目以南望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垠觀河洛之始并牽陵阿以登降赴偃師而精勤壯田橫之奉首義二士之來墳

魏崔琰(駿)述初賦曰(駿)性頑口訥至二十九粗關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道由齊都而作述初賦曰有鄭氏之高訓吾將往乎發矇灑余髮於蘭池振余珮於清風望高密以亟征戾衡門而造止覿游夏之義義聽大猷之篇記高洪崖之耿介羨安期之長生登川山以永望臨洞浦之廣溟左揚波於暘谷右濯岸於濛汜運混元以升降與三光而終始蓬萊蔚其潛興瀛壺崛以駢羅列金臺之蹇產方玉闕之崔嵬

晉陸機行思賦曰背洛浦之逕逕浮黃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縈泌汴渠其如帶託飄風之習習肓沉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元)雲霈而垂陰涼氣淒其薄體零雨聿而下淫覩

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翳緑葉
而弄音行彌久而情勞塗愈近而思深羨品物以獨
感悲綢繆而在心嗟逝官之永久年荏苒而感茲越
河山而託景耽四載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
而弗怡又思歸賦曰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
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
懷歸之思憤而成篇節運代序四氣相推寒風肅殺
白露霑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
在人恒戚戚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
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

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
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遨遊於川沚亦攲駕乎山林
伊我思之淪鬱愴感物而纓而下尋畢往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候涼風而
警策指孟冬而爲期願霊暉之促景相立表以望之
晉潘岳西征賦曰歲次㒳元楊月旅薤賓潘子馮軾西
征自京徂秦皇鑒揆余之忠誠俄令余以末班杖疲
人於西夏携老幼而入關余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
皐門稅駕西周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登崤
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皐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

北阿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
箅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而奔竄發閎
鄉而警策遡黃卷而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覩高掌之
遺蹤倦狹路之迫隘軼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
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分敷桑麻
條暢邪界囊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回終
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嶷截辭太一龍從
吐清風之飄戾納歸雲之欝翥南有㊀瀙素漣湯井
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
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蔆犬戎之

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
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異哉秦始皇之爲君
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仰
生埋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内受牧豎之焚語曰行
無禮必自及此非效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
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
而已乃實慎終追遠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
率土且猶不遺而況於鄉里乎而況於卿士乎於斯
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
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雜犬豕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

舍怒於鴻門沛踦踳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劒以約莊撦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榮駿娑而欵駘盪轥枎詰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栢梁驚雉雊於臺陂狐兎窠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弗思之蒞蒞

晉郭璞流寓賦曰戒雞晨而星發至猗氏而方曉觀屋落之嫽殘顧徂見乎㊀棗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嶺修焦㊁之微路駭斯徑之峻絶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於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蓋曩日之魏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刻背茲邑之迥逝何險難之多㊂望陝城於南涯存虢氏之疆場實我姓之攸出邈有懷乎乃迹陟函谷之高關壯斯勢之險固過王成之㊃墉想穀洛之合鬬惡王霊之壅流奇子喬之輕舉遊華輦而永懷乃凭軾以寓目思文公之所管蓋成周之墟域

晉張載叙行賦曰歲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都脂輕車而秣馬循路軼以西徂朝發軔于京宇兮夕宿於穀洛踐有周之舊墟揆㊄荒以寥廓讀王孫於北門問九鼎於東郭寔公旦之所卜曷斯水之濱薄入函谷而長驅㊅新安之鹵阜行透迤以登降涉二

嵽之重阻經欽岑之險巇想姬文之避雨出潼關以
迴逝仰華岳之崔嵬勤大禹之疏導豁龍門之洞開
舍予車以步趾玩卉木之璀錯翳青青之長松陰肅
肅之高柞緣阻岑之絶崖蹈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
切天岌嵓隗其欲落超陽平而越白水稍幽蔓以迴
深乘重巒之百層轉木末於九岑浮雲起於轂下零
雨集於麓林上昭晰以清陽下杳冥而晝陰聞山鳥
之晨鳴聽(元)猨之夜吟雖處者之所樂嗟寂寞而愁
予心造劒閣之崇關路盤曲以掩藹山崢嶸以峻狹
仰青天其如帶兼習坎之重固形東隘以要害豈乾
坤之分域將隔絶乎內外
晉袁宏東征賦曰惟吾生於末運託一葉於鄧林顧
微軀之眇眇若絶響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吐不世
之奇策挫百勝於崇朝靡雲旗於赤壁三光一舉而
參分四海指麾而中隔過武昌以逍遙登樊山以流
盼訪遺老以證往乃西鄂之舊縣曩有吳之初基升
員(仁)而豹變爾乃出桑洛會通川背彭澤面長泉洲
渚迢遞巇岫虛懸聊雲似嶺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
中雲霓生於浪間嗟我行之彌留跨晦朔之倏忽風
棲林而蕭瑟雲出山而逢渤向孫氏之南面鑽靈龜

以相土模鄽鎬之制度寫河洛之規矩經始郛郭築室葺宇金城萬雉崇墉百堵君臣有章上下獲敘所以能三分天下而有其文武到吳都以停舟覽閭閻之餘塵建修城以營郭引通流而發津遠矣吳德舊邦惟新太伯被髮仲雍文身言偃以文學遺風季札以讓國稱仁高節顯於華夏端委行乎海濱

宋謝靈運歸塗賦曰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徒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於外興不自已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承百世之慶靈

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眷桑梓以緬邈褫簪帶於窮城反巾褐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辦佇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谿乘潮傍山悽悽送歸愍愍告旋時曼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雲上騰而雁翔霜下渝而草腓捨陰漠之舊浦去陽景之芳薄林承風而飄落水鑒月而含輝發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易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迹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感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

宋鮑照遊思賦曰雲遥兮海衝上潮兮送風秋水兮
架浦涼煙兮宵虹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天際
紅波茫茫兮無底山嶙嶙兮萬重拾堂宇之密親坐
江潭而爲客對蒹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
以響湍泉夜下而鳴石瞻荆吳之遠山望鄱鄂之長
陌塞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翮雖燕越之異
心在禽鳥之同戚
齊謝朓思歸賦曰余菲薄以固陋受恩靈而不訾拖
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冊未濟而河廣途方遥
而馬疲紛吾生之遊薄彌一紀而歷茲自下車於江

海涉青春而於是時暗崇芒而引領望大夏而長思
離曲街之委陋猶寤寐而見之余乃眷言興慕南眺
猶然將整歸轡願受一廛考幸城之直陌相洛浦之
迴阡於是援摇芳槿門拂長楊簷桃春發窓竹夏凉
晨露晞而草馥微風起而樹香恒離居而歲月痛銷
落而徒傷
梁簡文帝述羈賦曰奉明后之霑渥將遠述於荆楚
歎雲霞之宵漫對江山之遥阻是時孟夏首節雄風
吹甸晚解纜乎鄉津涕淫淫其若霰舟飄飄而轉遠
顧帝都而裁見遠山碧暮水紅日既晏誰與同雲差

戟而出岫江搖漾而生風奉璽言而遄邁改余玉於
江隈遵陽塗而中正軫悲心其若頹引領京邑瞻望
弗遠戀遂雲飛思隨蓬卷觀江水之寂寥願從流而
東反又阻歸賦曰觀建國之皇王選能官於前古元
帝慈而布教豈齊聖而作輔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漢
而自通躡九枝而耀景總六翮而搏風屬(元)玦之咎
異逢玉琴之相驚頓天羅於八表騰雲驅於四溟發
伏鼈之雄氣耀策馬之高星地逾朔場疆鄰北極壠
樹饒風胡天少色上月斜臨寒松遙直雲向山而欲
斂雁疲飛而不息何愁緒之交加豈樹萱與折麻聞

繁鈕之韻水聽流風之入笳終知客遊之阻無解鄉
路之賒
梁江淹待罪江南芳(仁)墟經萬
里芳長蕪帶封狐芳比景連雄虺芳蒼梧當青春而
離散方仲秋而遂徂雲清冷而多緒風蕭條而無端
猴之吟芳日光迴犹之啼芳月色寒況北州之賤士
爲炎土之流人共魑魅而相偶與蠭蝚而爲鄰秋露
下芳黠劒曷春苔生芳綴衣巾
梁(仁)遲還林賦曰爰自京師言歸舊領今風古轍每
動寸衷因事而書不覺成卷非謂爲文聊記行途所

經云爾太皞弭節祝融聳駕炎鍾汎響青籥靜吹(上)
子稅轅畿路總舳川湄祝魂故嶺結夢舊墀揆身世
而載懷鏡古今而興辭驗難停於揚轍昭易改於墨
絲匪追舉而辯命豈適伊而問著摭簽無白璧之想
負書靡黑豹之悲纜解山潮首顧京邑仰絳堞之紛
廻與素津之容喬荃橈往來芰蓋經過依倫子陵之
釣髣髴滄浪之歌出入風霞游息雲露階伺翕飛慮
高月度踟躕七教徘徊五禮永翦帶於闕上長緝巾
平林底
梁沈約愍塗賦曰結枻窮渚思臨長嶼情依舊越身

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懽因循而易
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余思之方阻曰
掩長浦風掃聯葭疊雲疑憤廣水騰華聽奔沸於洲
嶼望掩曖乎煙沙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免
悽愴於羈離亦殷勤於行路歎余塗之屢蹇奚前芳
之可慕
梁張纘南征賦曰歲次娵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
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泝
金牛之迅渚覩霊濤之雄壯標素嶺乎青壁葺頼文
於翠障跳巨石以驚湍此衝岩而駭浪鏟千尋之峭

峯深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烟而迴薄崖
映川而晃朗水騰光以倏爍下流湍而洊險上岑崟
而將落於是近睇赭峯遥瞻鵲岸島嶼蒼茫風霜蕭
散值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汗水泓澄以闇夕山
參差而辨旦忽臨睨於故鄉聊江天其無畔獨向風
而舒情搴芳洲而誰玩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清
江洗潮平湖夷暢翻光轉彩出沒搓漾岷山嶓冢悠
遠寂寥青溢赤岸控夕引潮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
於青霄若夫灌濟川涯曾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
鳴之所攢聚聆寡鶴之偏叫問孤鴻之慕侶在客行
而多思獨傷魂而悽楚
陳沈炯魂歸賦曰值天地之輻裂遭日月之霧虹去
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絶君臣而辭骨肉踈厚
地而踧蒼穹抳北思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衿
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履冰冰之層氷面颼颼之嚴
霜去莫敖之所繼過臨川之折軸矧今古之悲涼並
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踐清津之幽咽雁虚弓
而自殞猨叫子而腸裂(慼)江漢之逶迤及樊郡之參
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乃尋折而(慼)裔遂
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見風雲之倏爍何武關

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重而仰雲霧水百仞而
寫蜿虹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滻水而至青門長卿之
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
阨訪軹道之長組拾藍田之嶼璠登未央之北闕望
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
以三條方塗阻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蹤實不垂於前
史傷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起泊涇泥之混濁盥
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李趙之經過息甘泉
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
天何精殞而魄散忽鬼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

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
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慱幸有餘禄方耀賤販
貴逐什一之利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
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道不同不相爲
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
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
遙百氏彈琴閒詠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
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

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嘉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意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遨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又曰昔日遊處行則連輿立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酣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何時復類往昔邪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魏陳王曹植與吳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宴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笳簫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翔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若吾子之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

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
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酒濱之梓以爲箏食甚填巨
壑飲若灌滿尼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
日不我與曜靈急節亦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濶
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魏吳質答太子書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
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繼壽
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

卻驛於停傳出向來之大道及初入之山川愛繞朝
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墮語有噎而無
宣

書宋鮑照與妹書曰吾自發寒雨而全行日少棧石
星飯結荷水宿以今食時僅及大雷涂登千里日踰
一辰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步頓憑觀川陸遨神
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闕地
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
含霞飲景參差代雄陵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
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

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澤脉通栖風之鳥水化之蟲以智吞愚因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物其中西則廻江永指長波吞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左右青藹表裏紫霄從嶺而西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夕景欲沉曉露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泫誠足憂悲不可說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七

華陽張孝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八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人部十二　游覽

遊覽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孔子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

穆天子傳曰天子遂襲崑崙之㊀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毋之山紀迹㊀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艷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重膏

銀燭之寶又曰天子北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史記曰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山望于南海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傍海上北至琅琊又曰太史公登會稽山探禹穴登姑蘇望五湖

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

楚辭曰覽舆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發又曰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遺極浦兮

悟懷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蓁蓁

淮南子曰所謂樂者遊雲夢陟高(𠂤)耳聽九韻六莖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鸛鸘之謂樂乎

戰國策曰昔楚王登疆臺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臨方湟其樂忘死

說苑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又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者

而忘死

新序曰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乎

列女傳曰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以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囿乃顧謂二女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

詩古詩曰青青陵上陌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魏文帝在孟津詩曰良辰啓初節高會構歡娛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曜靈忽西邁炎燭繼望舒翊日浮黃河長驅旋鄴都又銅雀臺詩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獻人獻嘉肴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慘恨摧肝心又於清河作詩曰方舟戲長水滔滔自浮沉絃歌發中流悲風漂餘音

魏王粲詩曰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

但見林與(仁)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崔蒲竟廣澤
葭葦夾長流遊客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
曠然消人憂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又詩曰日暮
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
特栖鳥懷春向我鳴又詩曰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
園方軌策良馬並驅厲中原北臨清漳渚西看柏楊
山回翔遊廣囿逍遙波水間又詩曰列車息衆駕相
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繽翻振
翼羣相追投網引潛鯉强琴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
樂忽忘歸

魏陳琳詩曰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爲心慇懷從中發
悲感激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遥步長林蕭蕭山谷風
黯黯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歔欷涕霑襟又詩曰節運
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
戲長流逍遥登高城東望看疇野迴顧覽園庭嘉木
洞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
不及時鍾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
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晉陸機遨遊出西城詩曰遨遊出西城按轡循都邑
逝物隨節改時風肅且烟遷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襲

靡靡年時改苒苒老已及行矣勉良圖使爾修名立
晉棗據詩曰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徙倚憑高山
仰攀桂樹柯延首觀神州迴晴眄曲阿芳林挺脩榦
一歲再三花何以濟不朽噓吸漱朝霞重巖吐神瀧
傾觴挹涌波恢恢大道閒人事足爲多
晉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曰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
區累棟出雲表嶢闕臨太虛高軒啓朱扉迴望暢八
隅西瞻岷山嶺差峩似荆巫蹲鴟蔽地生原隰殖嘉
蔬雖遇堯湯世民食恒有餘鬱鬱小城中岌岌百族
居街術紛綺錯高甍夾長衢借問楊子舍想見長卿

廬

晉陸冲詩曰命駕遵長塗綿邈塗難尋我行一何艱
山川阻且深洿澤無夷軌重巒有曾陰零雨淹中路
元雲蔽高岑俯悼孤行獸仰歎偏翔禽空谷回悲響
流風漂哀音又詩曰肆觀野原外放心希太和景嶽
造天漢豐林育重阿清芬乘風散艷藻映渌波
宋江夏王義恭登景陽樓詩曰丹墀設金屏瑤榭陳
玉牀温宮冬開燠清殿夏含霜弱藥布遐馥輕葉振
遠芳擴望少無際肆睇周華疆象闕對馳道飛廉矚
方塘邳寺送暉曜槐柳自成行通川溢輕艫長街盈

方箱顧此爝火微胡顏厠天光又彭城戲馬臺集詩
曰騁驁辭南京弭節憩東楚懿蕃重遐望興言藥僚
侶于役未云淹時遷變溽暑眷戀江水流迴首獨延
佇
宋袁淑登宣城郡詩曰悵焉訊舊老茲前乃楚居十
代闕州記百祀絕方書
宋顏延之罷郡還與張湘川登巴陵城樓詩曰江漢
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悽美
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又登
景陽樓詩曰風觀要春景月樹迎秋光沿波被華若

隨山茂貞芳
宋鮑照行樂至城東橋詩曰迅風首旦發平路寒飛
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民懷金近從利撫劒遠辭
親爭知萬里途各事百年身
宋謝瞻遊西池詩曰逍遙越郊肆願言屢經過迴汗
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褰嘗
順蘭泚徙倚引芳柯美人徵歲月遲暮獨如何
宋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曰步出西掖門遥望城西
岑連障疊巘嶂青葦杳深沉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
陰節往感不淺感來恨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

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綢鬢攬帶緩促
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又登池上樓詩曰眺禄
反窮海卧痾對空林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嶼初景
革緒風新陽改陰故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索居
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於今又登
江中孤嶼詩曰江南倦(歷)見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
廻尋異景不延亂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雲日相暉
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藴真誰爲傳又東山望
海詩曰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樂暇海
庶忘憂策馬步蘭皐蝶控息椒(巳)採蕙遵大薄搴若

履長洲白華綿陽林紫蘭(曙)春流非徒不弭忘覽物
情彌遒嘗蘇始無慰寂寞終可求又初往新安至桐
廬口詩曰絺綌雖淒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懷
古徒役思不有千里樟孰申百代意遠協尚子心逢
得許生息既及冷風善又即秋水駃江山共閑曠雲
日相照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到咸可喜
宋謝莊遊豫章西山觀洪崖井詩曰幽願平生積野
好歲月彌捨簪神區外整褐靈鄉垂林遠炎天隔山
深白日虧遊陰騰鵠嶺飛清起鳳池隱曖松霞被容
與澗煙移將遂(二)中性結篤終在斯

齊謝朓和徐勉出新林渚詩曰宛洛佳遨遊春色滿
皇州結軫青郊路廻瞰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
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蔭道周又遊東田詩曰戚戚
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
曖芊芊山烟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
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梁簡文帝仰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詩曰帝景風
甫中層闕烟霞浮玉署清餘熱金城含暮秋水光凌
却敵槐影帶重樓又薄晚逐凉北樓廻望詩曰平衢
望如掌曾雉曖相連斷雲留去日長山減半天戲鳧

乘洑下漁舟冐浪前又大同八年秋九月詩曰大君
重九節下輦上林中酒闌嘉宴罷車騎各西東時余
守西腋脽車歸北宮車分獨坐道扇拂冶城風落照
墜中滿浮煙槐外通長樂含初紫安榴拆晚紅又大
同元年秋七月詩曰高樓闢左扇廻望依蘭橈晚風
颸颸來落照參差好又登錦堂詩曰孫生酸棗寺王
子枝江樓何如登石鏡因閑猶豫遊又應令詩曰蠡
浦急芳川路長白雲重芳出帝鄉平原忽芳遠極目
江甸阻芳羈心傷樹廬岳芳高且峻瞻派水芳去泱
泱遠烟圭芳含山勢風散花芳傳馨香臨清波芳望

石鏡瞻鶴嶺兮睇仙裝望邦畿兮千里曠悲遙夜兮
九廻腸顧龍樓兮不可見徒送目兮淚霑裳
梁元帝出江陵縣還詩曰遊魚迎浪上雊雉向林飛
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又詩曰朝出屠羊縣夕反
仲宣樓水滿還侵岸沙盡稍開流又登江州百花亭
懷荆楚詩曰目極纔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行路
垂楊拂砌塵柳絮飄春雪荷珠漾水銀試酌新清酒
遙勸陽臺人
梁昭明太子示雲麾弟詩曰白雲飛兮江上阻北流
分兮山風舉山萬仞兮多高峯流九派兮饒江渚上

名羣兮乃逼天雲微濛兮後興雨實贍歷兮此名地
故遨遊兮茲勝所爾登涉兮一長望理化顧兮忽憶
予想玉顏兮在目中徒踟躕兮增延佇
梁沈約登高望春詩曰登高眺京洛街巷何紛紛迴
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齊童躡珠履趙女揚翠翰春
風搖雜樹蕤綠且丹寶瑟玫瑰柱金羈琱瑵鞍淹
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日出照鈿黛風過動羅紈又
秋晨羈怨望海思歸詩曰分空臨澥霧披遠望滄流
八桂暧如畫三桑眇若浮烟極希丹水月表望青丘
梁劉孝威登覆舟山望湖北詩曰紫川通太液丹岑

聯少華堂皇更隱映松灌雜交加行浦浮新葉漁舟
繞落花浴童爭淺岸漂女擇平沙極望傷春日廻車
空狹斜又出新林詩曰芒山眡洛邑函谷望秦京遙
分承露掌遠見長安城故鄉已可識遊子必勞情霧
罷前村見風息涌川平坐觀暮潮落漸見夕烟生無
由一羽化徒想風御輕

梁劉孝標江州還入石頭詩曰鼓枻浮大川延睇洛
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雲霄半前望蒼龍門斜瞻白
鶴館槐垂御溝道柳綴金隄岸迅馬晨風趨輕輿流
水散高歌梁塵下絪瑟荆禽亂我思江海遊曾無朝
市玩忽寄霊臺宿空軫及闕歎仲子入南楚伯鸞出
東漢何能栖樹枝取斃王孫彈

梁蕭子範東亭極望詩曰晚流稍東急暝景促西暉
水鳥銜魚望蓮舟拂芰歸郊原共起遠林野雜依菲
從君採蘿葛寧復想輕肥

梁蕭子暉應教使客春遊詩曰上林看草色河橋望
日暉洛陽城閉晚金鞍橫路歸

梁蕭子雲落日郡西齋望海山詩曰漁舟暮出浦漢
女採蓮歸夕雲向山合水鳥望田飛蟬鳴草秋至蕙
草無芳菲故隱天山北夢想日依依

梁吳筠登鍾山讌集望西靜壇詩曰客思何以緩春郊滿初律高車陸離至駿驎差池出窘稓汎蓮花珍杯食竹實才勝商山四文高竹林七賢望子喬壇金繩藴綠帙風雲生屋宇芝英被仙室方隨鳳皇去悠然駕白日又迎柳吳興道中詩曰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倒危葉輕練網寒皮白雲光彩麗竹松意氣多所言飽恩德忘我北山蘿

梁庾肩吾登城北望詩曰誓師屠六郡登城望九邊山沉黃霧裏地盡黑雲中霜戈曜壠日哀笳斷塞風又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詩曰維城寄右戚巡警

屬勤王南瞻通灞岸北眺指橫芒入漢飛延閣臨雲出建章步逐天津遠城隨秋夜長露槐落金氣風寮上新涼又暮遊山水賦韻得積應令詩曰餘春屬清夜西園恣遊歷人徑轉金輿開橋通畫鷁細藤初上援新流漸洎積雲峯沒城柳電影開巖壁又和晉安王簿晚逐涼北樓廻望詩曰向夕紛喧屏追涼飛觀中樹影臨城日牕含度水風遙天如接岸遠帆似凌空陪文懿宋玉徒等侍蘭宮梁王僧孺落日登高詩曰憑高且一望目極不能捨東北指青門西南見白社軫軫河梁上紛紛渭橋下

爭利亦爭名驅車復驅馬(寧)訪蓬高人誰憐寂寞者

又至牛渚憶魏少英詩曰楓林暧似畫沙岸靜如掃

空籠望(元)石廻斜見危島緑草間遊蜂青葭集輕鵠

徘徊洞初月侵淫潰春澇非願歲物華徒用風光好

梁王筠和衛新渝侯巡城詩曰閭闔暧已昏鈎陳杳

將暮棲烏城上反晚雀林中度閣道趨文昌禁兵(連)

武庫銅烏迎早風金掌承朝露眾邑分曉色睥睨生

秋霧

梁劉綏和晚日登樓詩曰所以登臺榭正重接烟霞

長虹觸欄斷歸鳥避空斜俯巢窺暝宿臨樹摘高花

百雉時方晚九層光尚賒

北周宗懍和歲道寒望詩曰旅騎出平原征鐃遍野

喧接里開都邑連車駐小門稻車廻故塢獵馬轉新

村古碑空蠹石山龕未上旛所言春不至未有桃花

源

北齊劉逖秋朝野望詩曰駐車憑險峭飛蓋歷平湖

菊寒花稍發蓮秋菜漸枯向浦低行鴈排空轉唳烏

若將君共賞何處滅城隅

陳陰鏗和登百花亭懷荆楚詩曰江陵一柱觀濤陽

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

斷易飄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惟有
暮將朝又登武昌岸望詩曰遊人試㊀覽舊跡但有
墟巴水縈非字楚山斷類書荒城高伔落古柳細脩
疎煙蕪遂若此當不爲能居又和侯司空登樓望鄉
詩曰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道對柳憶
家園寒田穫裏靜野日燒中昏信美今何益傷心自
有源
陳張正見遊龍首城詩曰闕外山川閣城隅塵霞浮
白雲凝絶嶺滄波間斷洲四面觀長薄千里眺平㊁
河津無桂樹樽酒自淹留

陳江總秋日登廣州城南樓詩曰秋城韻晚笛危榭
引清風遠氣疑埋劒驚禽似避弓海樹一邊出山雲
四面通野火初煙細新月半輪空塞外離羣鳥顏髮
早如蓬徒懷建業水復想洛陽宮不及孤飛鴈獨在
上林中

賦後漢班彪遊居賦曰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
居㊁九土而觀風亦慙人之所虞遂發軫於京洛臨
孟津而北厲想尚甫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既中流
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享烏魚之瑞
命瞻淇澳之園林善緑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巍巍登

北岳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於伯姬建封禪於岱宗瘞㊀玉於此㊁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魏陳思王曹植節遊賦曰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隅亢高軒以迴眺緣雲霓而結跋仰西岳之崧岑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眇而難殊亮霊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鵾鶒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

凱風發而時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潤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驁鷹翔翔以解憂望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輕舟沉浮蟻於金罍行觴爵於好仇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霊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又感節賦曰攜友生而遊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巽銷日以忘

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
㊀元鳥之來遊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
之一迴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壟
㊁惟人生之忽過若鑒石之未燿慕牛山之哀泣懼
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長炤願寄軀
於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
息青雲翳其西翔飛鳥翩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
予身之無翼犬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野獸驚
以求羣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洊潏感流波之悲
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

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乎所生
魏楊修節遊賦曰爾乃息偃暇豫携手同征遊乎北
園以娛以逞欽太暐之統氣樂乾坤之布雲誕烟煴
之純和百卉挺而滋生谷風習以順時橈百物而有
成行中林以彷徨玩奇樹之抽英或素華而雪朗或
紅彩而發頼緑葉白蒂紫柯朱莖楊柳依依鍾龍蔚
青紛灼灼以舒葩芳馥馥以揩馨嗟珍果之叢生每
異類而絶形稟沖和以固植信能實而先榮於是廻
旋詳觀目周意倦御于方舟載笑載言仰泝涼風俯
濯纖腕極歡欣以從容乃升車而來反

(歎)晉石崇思歸歎曰登城隅兮臨長江極望無涯兮
思填胷魚瀺灂兮鳥繽翻澤雉遊衆兮戲中園秋風
厲兮鴻鴈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鳴落葉飄兮枯枝竦
百草零兮覆畦壠時光逝兮年易盡感彼歲暮兮悵
自愍廓羈旅兮滯野都願御光風兮忽歸徂惟金石
兮幽且清林薈茂兮芳草盈(元)泉流兮縈(亡)阜閣館
蕭寥兮陰叢柳吹長笛兮彈五絃高歌淩雲兮樂餘
年舒篇卷兮與聖談釋冕投紱兮希彭聃超逍遥兮
絶塵埃福亦不至兮禍不來

(書)魏應璩與滿公(瑗)書曰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
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
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西有伯陽之館
北有曠野之望高榭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
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
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悒悒又與從弟君胄書
曰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茫濟河曠若發蒙風伯掃
涂雨師洒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
酒接武芳茨凉過大厦膚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遥陂
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珮折若華以翳

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逖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于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民於塗炭而吾方欲執耒於山陽沉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甫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華陽張孝楷校字